

# 在白纸上增添一抹颜色

■ 邱天

落日的余晖在我的目视下,“坠落”到大海的深处,望向远端,只能看见一座模糊的小岛。

在那座小岛上,似乎只有那些细碎的沙。我不能肯定,因为实在是远,我和他在码头旁租了一个小船,船桨在本应寂静的海洋里留下了不规则的图案……

塞纳河的上方承载着一个古老的西方文化,但它并没有像文字那样能轻而易举地被理解,只是由一些奇异的石雕和塑像向外人展示,塞纳河上建了几座桥,桥上并不像成都宽窄巷子那样人来人往,也没有春熙路那样喧哗,但人们之间那陌生的关系深深刻在了我的印象中,这意味着虽然路过的人也许你并不相识,但可以听到人们那混杂一团熟悉的“你好”声,这一声招呼在中国并不起眼,但在我看来,这应是所有人类该学习的,这种亲切问候,对于我这种初次来到欧洲的少年来说是很满足的,我喜欢和别人打招呼,来到巴黎后,这座城市也满足了我的心愿。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大海,这在我曾经生活的成都平原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不管你住在城市还是在乡村,只需要几个小时的车程就能到你最近的海域。住在成都的人们,想必是多么希望能亲临海边看日出或日落、涨潮和退潮,但对于这里的人们来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轻而易举。

在沙滩上,有几排筑在一起的岩石,我静静地坐上面,看着一位熟悉的陌生人在海边耸立着,手里持着一根鱼竿,正轻轻地摆弄挂在鱼钩上的蚯蚓。他朝我这边喊道,我赶忙站起身来,朝那边跑去,我向他手指的方向望去,看见了无边橘红的太阳。我带着不解再向那边望去,但并没有发现什么,于是他再向我说了一遍,我带着不解和不耐烦的心情再次望去,这一次,在海上再没有那一声,只留有被定在原地的我和总是微笑的他。我所看见的

可能对于他们再正常不过,但就如我所说的那样,对于像我这样从小就待在成都的少年来说是多么难得的。也许是 3 分钟,或有 1 分钟之差方才看见挂在天边的闪烁红球就消失在了海面上,在我以前的认知里,日落是需要很久的,但在那天我终于了解了真相。海潮冲到我的靴子上,又返回去,不知过了多少个像这样的来回,海水已没过我的脚面,就这样,我和他一点一点往后退,直到退到了台阶上,才肯就此返回。这时,那模糊的小岛上一棵小树上似乎长出一片嫩芽,甚至能在远处看到那嫩芽和树冠已融入那片海洋。

两个月前的一个秋天,我第一次进入欧洲的学堂,那时我的法语并不好,所以我希望能认识一个会英语的同学,这件事远比我所想得更容易,第一周我在他的陪伴下勉强度过,第二周开始,我便开始独立穿梭在走廊中,到各个教室里。完成了学习任务,我便很快适应了这里,我深知给我学习法语的时间并不多,第二年 9 月,我得到一个更好的学校,继续完成我的学业,这种压力也迫使我迅速地取得成效,这不仅因为学校,更多亏了那位熟悉的陌生人。这时,我已能清楚地看到那座小岛,并能看见那些成群的海鸥盘旋在上空自由自在地翱翔。

在这片异乡的土地上,真正带领我前行的无疑是那位熟悉的陌生人,他像我的亲生父亲一样耐心地指引我,并与我一起乘着船在“另一片海域”缓慢滑行……

“在白纸上增添一抹颜色”。事实上,那座模糊的小岛就好比一张白纸,但并不需要一笔一画完成你的篇章,在你的生活中,那些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或是一些能让你更清楚地看到这个世界的物事……

身处异国他乡,这一切都在无声无息地发生着,它在我年少记忆中挥之不去,就像在人生的一张白纸上增添了一抹颜色。

# 天壤之别的旅程

■ 周安才

近日,笔者应邀到四川南充参加活动。我从成都出发,早晨 7 点准时起床,7:30 出发到红高路站乘坐成都地铁 6 号线,然后再从犀浦换乘地铁 2 号线,最后直奔成都火车东站,与乘客一并涌入驶往南充方向的高铁。9:50 高速列车出发了,随着列车缓缓启动的车轮,我开始了新的旅程。

我靠窗而坐,心情无比惬意。窗外,阳光尽情地洒在植被上。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把绚丽的云霞、挺拔的小树、广阔的原野甩在身后。高铁,不仅缩短了城市间的物理距离,更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距离。

坐在高铁舒适的座位上,我感受着车厢温馨的环境,享受着贴心的服务心情舒畅。望着窗外美丽的景色,不由让我回想起 30 多年前乘坐火车时的尴尬场面,那一幕虽然已被历史尘封,但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中。1993 年春运高峰的一天,我从河南洛阳乘坐北京至成都的直快旅客列车在陕西孟源转道山临汾,上车的时间是半夜的 12 点钟,当时,火车硬座车厢的座位上、座位间、过道里、洗手间到处都是人,就像沙丁鱼罐头把整个车厢塞得满满当当的。人在车厢里穿行,脚底就像经过沼泽,但我还是在 5 号车厢的中间处找到了自己的落脚点。

由于是严冬,所有车厢的车窗关闭得严严实实,车厢里的汗臭味、脚臭味、卷烟

味、小孩的奶臭味弥漫着整个车厢。深更半夜,所有乘客都特别困倦地睡着了。有座位的乘客歪着身子蜷缩在座位上,没座位的乘客就把过道当“领地”牢牢地霸占了,还有的乘客干脆躺在地板上睡起了大觉。

火车到三门峡时已经是凌晨两点了,这时车厢上来一位 30 多岁的彪形大汉,拨开车厢连接处拥挤的乘客挤到了车厢的中间,从我的身边经过扒开昏睡在过道上的乘客,熟练地钻进了座椅底下。一看就是一个老乘客。随着时间一点点过去,这位胖先生在座位底下的呼噜声也越来越大,有时几乎要超过火车在钢轨上发出的“哐当”声。慢慢地,胖先生仰着脸已经露在了乘客的座位下,他的眼睛是闭着的,打呼噜的嘴是张开的,而且越张越大,有时牙齿还在不停地磨合着。由于胖先生身体太胖,要想快速从座位底下爬出来就非常困难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钻出来了……

往事如烟,一去不返。根据最新权威数据,如今,中国高铁营业里程超过 4.6 万公里,稳居世界第一,且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高铁营业里程的总和。飞驰的高铁让距离变“小”,让梦想变“大”,让远方不再遥远。过去那种摇摇晃晃、憋屈烦闷如“老牛拉破车”的糟糕乘坐体验也一去不复回了!

# 下雪了,捉麻雀!

■ 许贵元

我自幼生长在北方农村。小时候就喜欢打鸟。每到冬天,各类野鸟都飞到南方去了,唯独麻雀,也称“家鸟”,它们一年四季都在北方生存和繁衍。

一到下大雪的时节,不论是广袤的田野,还是千家万户的农家院,都被漫天飞舞的大雪覆盖得严严实实。为了出行方便,各家各户“各扫门前雪”,把院内收拾得干干净净。麻雀一般都是成群结队地扎在院内没有积雪的空场地上,叽叽喳喳、乱作一团地寻觅食物。这是不出家门就可以捕捉麻雀的“好场所”。那时,家里没有粘网,我就找个直径 1 米左右的草筛子,



支个竹子或柴节棍儿,把线绳拴在棍儿上,然后撒上点高粱米、谷子、玉米渣等,只要麻雀进去吃食,把线一拉就扣住。可笑的是,麻雀记吃不记打,不一会儿,还飞回来落在院子里继续觅食。那时,我一天最多可以捕捉二三十只呢。把麻雀的羽毛拔净,五脏祛除,撒上食盐,腌上半天,用油一炸,又脆又香,可好吃了。

冬季,北方农民盼望下雪,尤其是盛产小麦的地区。下雪,有利于小麦保墒越冬,无疑是“老天爷”对越冬的小麦、大葱、菠菜等农作物的恩赐。而我盼望下雪是为了捕捉麻雀,弄顿野味儿美餐。

麻雀一般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行为,麻雀是各种虫害的天敌,也是受法律保护的益鸟之一。

爱鸟,就是保护生态平衡,促进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爱鸟、护鸟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从此,我把喜好捕捉麻雀的坏习惯彻底戒掉了!

## 新年告白

唱一首《新年的钟声》  
书写“辞旧迎新”  
过往的尘埃已随风而去  
新年清新的气息已扑面而来

把崭新的红灯笼高高挂起  
把墨香的红春联早早贴上  
把红红的中国结轻轻系上  
在一抹抹“中国红”的映照下  
喜迎新年的每一张笑脸  
是那样的动情好看

新年的问候声好温暖  
新年的祝福语好有感染力  
新年第一天的第一场雪  
那翩翩起舞的每一片雪花,都在  
表白晶莹的心,表白透明的情  
喜欢你,新年的到来  
爱你啊,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  
新的坐标,在期望的那个点上  
愿你吉星高照,事业蒸蒸日上  
新的路标,在希望的脚步里  
愿你前程似锦,未来一片光明

新年的钟声在响  
敲响我们内心深处的那面鼓  
新年,新年  
为你而拨动灵魂深处的弦  
用微笑告别 2025  
用吻别告旧日岁

新年,辞旧迎新年  
那曾经经历的风风雨雨  
都是惊喜、成功、收获的铺垫  
我们要感谢旧岁的离去  
才能有新的起点  
在新的一年里,才能有新的精彩篇章

新年,在新的一年里  
愿你愿你愿我们所有人  
吉祥如意,幸福安康,快乐永相伴

新年,我们拥抱 2026  
新的一年,绘蓝图,表决心  
开启新征程,我们跃马扬鞭……

## 一朵红玫瑰诞生了

有一朵花  
不愿披上红衣  
雨,注视这一切  
雨,站在泥土这边  
因此,花朵身上全是泥水

与花朵血脉相连的叶子  
依附着鸟的羽毛  
既高贵而又有风度  
只需轻轻地唤一声阳光  
阳光就喷出一腔火焰  
燃烧着泥土

花朵为之动情  
花朵高兴极了  
花朵大大方方漂漂亮亮地  
穿上了红衣  
昂首挺胸……

## 泥土

所有的故事  
都是从你腹中走来  
性感的肉体  
谁能抵挡住诱惑

孕育出来的情节  
于万物的心灵深处  
都会久久地  
储存这份记忆

在时间奔波的车轮里  
一些远离故乡的人们  
怀念中,总会带走你  
在孤独伤心的时刻  
你便散发出一股浓烈的  
乡土味儿  
熨热人们的心

## 表姐

表姐从乡下来  
带来一筐很浓重的方言  
将玉米纠正为苞谷

表姐穿一件大红花的连衣裙  
说男人去深圳打工了  
说是男人捎回来的  
三十元,便宜好看耐磨  
这是乡下最时髦的打扮

不知表姐会不会  
将夏天的都市装束  
也纠正为便宜好看  
耐磨的三十元……

## 那条路上

那条路上  
雄壮的男人一次比一次雄壮  
流行的颜色  
大方地涂亮了整个山村

预约一天又一天地生长  
你从冷媚中醒来  
裸露自己的曲线  
举起双手  
把山妹子的心捧给时间

## 梦境

在梦中 思维  
是一只飞船  
原始性的那条河  
压过来的树枝  
沿梦的方式走下去  
阳光游过来  
水中裸露的你  
在星星上刻着 前世 今生

## 感觉

窗台上的雕塑

披上野性的外衣  
替酒杯倾诉  
孤寂的灵魂

生命的旅程  
展开疯狂的尺度  
衡量许下的诺言

想起身后冷风  
扑来的许多面孔  
阿妹啊,阿哥的心,颤颤哟

## 童话的冬天

—  
初雪  
小小的雪花,梅花的子民  
一夜到来,比鸽子的情歌  
还要缠绵  
憔悴了的脸不再憔悴  
梅花正绽放如诉说  
我的诗也晶莹起来  
绕着你的身影飞来飞去  
该开放的一定纯洁  
该憧憬的一定美丽

二  
这些冬天的姑娘  
常在你的眼里  
潮湿成风景  
你的睫毛下  
是童话的窗子  
鸽子过来了  
你的心弦上  
有没有温暖的曲调

(作者简介:云子,本名李艳,成都人。她出版有个人诗集 4 部、长篇小说 1 部,策划主编出版大型诗集 11 部。她系一家杂志的创始人·总编辑,7 大网媒期刊策划总编。她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四川省楚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文学艺术学院院长,南充市国学学会荣誉会长,中外散文诗学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 蜀地铸新章

■ 贺见

嘶鸣铜马,忽睁醒千年眼睫  
山脉纵横处,杜鹃以血色  
标记所有未说的命运转折

川江号子在夔门陡然转调  
化作八百壮士喉头沙粒般的铿锵  
泥土深处,折断的枪刺  
与发芽的蚕豆,共揽一片月光  
母亲纳底的麻绳,绕着岁月  
系过竹桥的索,燎过地契的火星  
缠过县志里,忽然缄默的所有姓氏

三线建设的夯歌,震落满天繁星  
化作车床边未熄灭的烟蒂  
深山隧道里,游标卡尺精准丈量  
从古金古铜到钛合金的距离  
算盘珠拨动大渡河的浪涛  
青春盘桓作花岗岩的密度  
揣着粮票奔赴荒岭的身影  
终在钕铁结晶里,照彻四方

阆中院落,老银杏以年轮  
拓印世间所有晨昏与潮汐

总有人从梁江倒影中起身  
把故土方言,锻造成开路的钎  
改革之风翻越秦岭的刹那  
田埂桑树,忽扬起万万手掌  
接住嘉陵江千里奔涌的月光

锦官城芙蓉,候至于夜  
等数控机床停了轰鸣的歌唱  
才轻折誓鬃,舒展开蜿蜒模样  
茶馆里,长嘴铜壶悬停的弧线  
量尽巴蜀千年的雨晴与风霜  
那些把秧苗插进云霭的人  
正以无人机,在长空书写新章  
宽窄巷子的青石板,默然记取  
又温柔释怀世间无数行色的足音

剑门关云层,被高铁破壁穿膛  
古盐道的咸,漫进花岗岩的骨相  
蜀绣针脚陡然转锋,在绸面之上  
拱起新的山峦,叠着时代的模样  
羌笛在风电塔上吹起古调  
万千水坝以低频遥遥应和  
这方盆地,正细细调校

# 父亲的春联

■ 梁晶晶

用刀,只拿一把母亲做衣服的旧竹尺量好,用手来回压出折痕,顺着折痕用力一撕。“刺啦”一声,红纸应声分开,纸边齐齐整整的,和刀裁的一样。

一提笔,父亲就像换了个人似的。神情严肃,背微微弓下去,头低着,呼吸也屏住着,我在旁边看着也大气不敢出,屋里只剩下“沙沙”的写字声。墨汁吃进红纸里,晕开一点毛边,字就慢慢显了形。没有书法家的笔走龙蛇,只有教书先生的规规矩矩,像田里的垄,像屋上的梁。

庄户人贴春联,讲究可多了。大门对子要有气势:“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堂屋的要吉利:“向阳门第春常在,积善人家庆有余”;灶王爷跟前得恭敬:“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有年纪人屋贴:“福如东海”,新婚夫妻贴“鸾凤和鸣”。就连缸缸、猪圈、鸡窝,也都有讲究——粮缸贴“五谷丰登”;猪圈、鸡窝贴“六畜兴旺”“鸡鸭成群”。家里有跑运输的,车头还要贴个“出入平安”,院门口的老树也要贴个“开门见喜”……每副春联,哪怕一个小小的“福”字,父亲都写得很郑重。他知道,他写的不只是一句句吉祥话,更是乡亲们心里红火滚烫的期盼。

来取春联的人,没有空手来的。一包炒得焦香的花生,一袋炸得金黄的焦叶子,或是一块自家晒的腊肉,往桌角一搁。“梁先

生受累了,给孩子香香嘴。”话实在,情更实在,不容推辞。父亲总是笑着点点头,母亲则赶紧包上些糖果、糕点,硬塞进对方口袋。

也有更热情的。天刚黑,就来我家院子里喊:“梁老师,歇歇吧!去家里喝口水!”这“水”是什么,去了就明白。父亲有时会带上我。进了门,油炸花生米、腌青皮、腊肠、白菜猪肉炖粉条……小方桌上早已摆满。中间要是有益鸡肉或有条鱼,那便是极高的礼数了。酒多是散打的本地粮食酒,倒在搪瓷缸里,味道有点冲。主人家不停地表示感谢,给父亲夹菜,反复招呼:“喝一口,挡挡寒气。”父亲酒量并不好,但架不住主人盛情劝说,他便陪着,小口抿着。话头于是慢慢散开,从今年的收成聊到明年的打算,从慢家的孙子考了学,说到谁家老屋翻新了。窗外的北风呜咽着,屋里却被热气腾腾的饭菜和亲切的乡音包裹着,丝毫感觉不到寒意。

夜深了,父亲才带着一身酒气回来。他并不急着睡,而是在堂屋坐下,歇口气,喝一杯母亲备好的温茶,又提起笔——我们家的春联还没写呢!

如今,满世界贴的都是印的春联了,花样层出不穷,比父亲写的不知“漂亮”多少倍。父亲已退休多年,眼花得厉害,手也有些抖了。可年年腊月,父亲家的桌子上,还



是会静静地躺着几卷红纸。都是些村里的老人,他们说:“机器‘生’的门对子,光看着鲜亮,没魂儿。还得是梁老师写的,贴上才有年味儿!”

我才忽然明白,走到哪里都忘不掉的“年味儿”到底是什么?是父亲写春联时专注的神情,是那些在红纸上扎下根的吉祥话,是乡邻们取春联时从不空着的手,也是庄户人关于明天,最红火滚烫的盼头。

父亲的春联,一年一年,早就融入了我的生命,成了“年味儿”的一部分,也成了我家乡的一部分,再也分不开,散不掉了。